



[日] 有岛武郎 著

谭晶华 译

诞生的苦恼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诞生的苦恼

[日] 有岛武郎 著

谭晶华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诞生的苦恼 / (日) 有岛武郎著; 谭晶华译.

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2.10

ISBN 978-7-5327-5822-7

I. ①诞… II. ①有… ②谭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
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88669号

有島武郎
生れ出づる悩み

诞生的苦恼

生れ出づる悩み

[日] 有岛武郎 著

谭晶华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刘 玮

封面设计 蔡立国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

开本890×1240 1/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100,000

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5822-7/I · 3444

定价: 26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21-57602918

目录

诞生的苦恼 / 1

石头下的小草 / 71

法兰西少女 / 137

幻想 / 155

普通人的信 / 163

西天箴传 / 181

诞生的苦恼

我想把自己的工作当成一种神圣的事业。我鞭策自己那颗容易变易的心，想尽可能地沿着康庄大道进入光明的世界，努力在那里筑起自己的艺术宫殿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件多么可喜的事情，同时又是一件多么苦恼的事情。在我的心灵深处——与所有的人们的心灵深处一样——确实有火在燃烧，但是积灰也很多，使得心灵深处只能冒冒烟，随你怎么扫除这些灰烬，火是轻易燃不起来的。逢到这种时刻，我便感到惨然得很。我从写字桌对面的那扇打开着的窗户向外远眺，冬天已经到来，田野披上了一片银装。我埋怨自己老是思绪迟滞，希望能奋笔疾书。

天气很冷，手搁在稿纸上，仿佛触着了冰似的。

太阳很快地沉下去了，白天的光亮正向夜晚的昏黑过渡，其变化之迅速，就像人们面对一张晕染成灰色、深灰色直到墨色的巨幅纸张，视线由上向下一扫而落时的感受一样。北海道的冬季，是正午刚过暮色就开始降临，那种太阳很快就不见了的可怕的凄寂感，不是身临其境的人恐怕是无法想象的。从俱知安丘陵^①的裂罅中卷起凶猛的大风，瞄准着这块高原上的平地扫下来。寒风掀起初冬轻

而大的雪片，漫天飞舞。雪片就像是被残照遗忘的迷途儿，把光闪闪的形象送入人们的眼底，但它又不像调皮的孩子那样可以精力充沛地漫天舞个不停，刚一落到积雪上，立刻就变成寒峭的淡紫色而“死去”。只有打到窗上的雪片，在一个劲地簌簌作响，仿佛在低声细语，除此之外，全都是哑巴。这群白色的哑巴好像在快活地起舞，简直要叫看的人流泪。

我不堪寂寞，搁下笔望着窗外，于是想起了你。

① 在北海道西南部，有同名的火山群闻名天下。

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还住在札幌。我借居的房子位于丰平川的右岸，这条河从札幌的郊外流过。房子建在堤下的一个大苹果园里，果园大概有一町步^①大小。

有一天下午，你到我的居处来看我，当时你是一个闷闷不乐的少年，也许得过神经性的小儿症，个子没能长高。你大概嫌麻烦，敞开着那件齜齜的对襟中学生制服，没扣上纽扣。真奇怪，这模样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你就座后，直率地要我看看你画的画。你带来的油画和水彩画，一只手简直抱不过来了。你像是个随意肆虐的人，从包袱里胡乱地抽出几张画来，放到我的面前，然后目不转睛地望着我。老实说，当时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傲慢的青年，于是，看也没朝你看一眼，漫不经心地拿起你取出来的画。

乍一看，我就不得不感到吃惊了。这虽是一些技巧幼稚、一点不曾受过训练的绘画作品，但画里却孕育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，它直冲着我奔来。我不禁把眼睛从画面上移开，重新将你打量了一番。唔，就是这样，其时，你依然凝视着我，眼神有点不安，却颇

自负。

“你觉得怎么样？虽说都是些不值一提的东西……”

你用对自己的工作不屑一顾的轻蔑口气这么说。坦率地说，我在对你的画感到又惊又喜的同时，也对你那种傲慢的举止甚抱反感，简直想说上几句诸如“不值一提的东西尚且如此，会心之作就更了不起啦”之类的讥讽话。

但是，幸好我在刹那之间避开了这种有损自己人格的话。这倒不是我的心灵高尚，而是因为你的画战胜了我对你的反感情绪，迫使我就范。

你当时带来的画中，有一幅至今历历在目地铭刻在我的心坎上。那是第八号风景画，画着轻川一带的泥炭地，是晚秋的景象。荒凉、低矮的芦苇地向远处延伸，与地平线相连，一望无际。孕着雪意的冻云笼罩着芦苇地，午后的太阳光从云间微弱地洒下来，无力地照射在芦苇丛中的两株细长的桦树的白色树皮上。画者用蘸着单色的毛笔，笨拙地往布上拓，看那粗放的笔触，像是抹上去就算数似的。作画者竟采用了自然界并不存在的那种纯白色，也不混杂其他颜色，率着性子涂抹而成。然而仔细一看，可以充分地窥见作画者那敏锐的色彩感。不仅如此，从这张画的整体效果上来说，气氛是完全谐调一致的，看画的人马上可以直感到一种悒郁，这种沉重的悒郁，似乎不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应该有的。

“这不是画得挺好嘛！”

对画儿的纯朴的感受使我非坦率直言不可。

① “町步”是日本面积单位，一町步约为一万平方米。

我感到你听了这话后有点脸红了。但你接着就露出不信任我的、带有自嘲的冷淡表情，望望画又望望我，公平地作着比较，紧接着，你就突然把脸背过去，朝着院子的方向。如果认为你这是在瞧不起人，我想也未尝不可吧。我们两个人就这么扫兴地沉默着。我无聊得很，依旧默默地望着那张画儿。

“这张画有什么地方不妥吗？”

突然之间，你又生硬地开口了。碍于刚才那种奇妙的抵触气氛，我没有兴致直抒己见。但是再望望你的脸，你是那么认真，好像在对我说：“不谈是不行的。”而且尖锐得像是在说：“如果想随便敷衍了事，那就是瞧不起人！”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毫无保留地全部端出来！于是，我认认真真地定下心来把看法谈出来。

当时，我信口说了些什么大话？幸好现在差不多忘光了。反正在提到画的缺点时，我肯定会列出这样一类的问题：技巧上非常靠不住，观察自然界不够认真，不够仔细，主题过于矫情。你一声不响地听我讲，目光炯炯，直望着我。当我坦率地说完了自己的意见后，你依然保持着沉默。过了一会儿，你的嘴角才开始露出了笑意，它既像一般的微笑，也像是嘲讽人的痉挛。

接着，我们两人又相对无言地坐了二十分钟左右。

“那么，我改天再带画来请你过目。我要画出一张比今天高明得多的画来。”

经过了一番沉默之后，你一边站起来一边这么说。你这一次的讲话又叫我吃了一惊，因为这声音天真无邪，简直像是出自纯朴的赤子之口，与方才的语气迥然不同。

人心是不可思议的。这声音就是一例，它把我和你紧紧地拴在

一起了。结果，我为自己对你有过种种不善的怀疑而感到忏悔，于是我亲切地发问了。

“你在哪儿上学？”

“在东京。”

“东京？那么……不是已经开学上课了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怎么不回学校去呢？”

“我有几门学科老是不及格，觉得厌烦了……此外，还有点别的原因。”

“你是想干画画这一行，对吗？”

“你看能干得了吗？”

你说这话的时候，又回复了原来那种固执而咄咄逼人的神情。

对于这个问题，我一点儿也答不上来。我对画画并不在行，仅仅看了五六张画，怎么能够大胆妄为地去替一个少年的整个未来作出决断呢！看着少年冥思苦索的神态，一切都叫我感到害怕。我默不作声。

“我最近要回家乡岩内去，在岩内附近的有些地方，人们挖出了硫磺。这些地方的景色令我神往。等我把它画下来后寄给你，请你指教……我虽然很喜欢画画，但是画不好，还不行。”

你见我并没有回答你的问话，便用生硬和寂寞的腔调，带点自责似的这么说。接着，你把放在我眼前的那几张方才拿出来画，胡乱地塞进包袱里包好，就回去了。

将你送出门外之后，我独自在宽大的苹果园中踟蹰。成熟的苹果把树枝都压弯了。有的树上，叶子已经落光，果实累累的

大红苹果完全沐浴在阳光中。这一天天气晴朗，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小阳春天气。落叶被我脚上的木屐践踏后，发出干裂的声响，轧得粉碎。一种浓厚的寂寞气氛在空气中静静地荡漾。那时候，正好是我在生活的某一歧路上彷徨不前的时期。我面对冬日已经来临的自然界，好几度身不由己地傻站着思考，脑海里混杂着你的事和我的事。

总而言之，你给我留下了一种很微妙的强有力的印象后，离开我而远去了。

后来，你曾给我寄来过一两封询问什么事情的信，这以后就杳无音信了。我一旦碰到来自岩内的人，总是要问及那边的港市里有没有一个叫做某某的青年，是否认识这么一个人。但是，我得不到任何消息。硫磺采掘场的风景画毕竟没有送到过我的手中。

两三年的岁月就这么过去了。也不知怎么搞的，每次想起你，我就会尝到人生旅途上的寂寞感。有过一面之交，并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推心置腹的同志，一旦分别之后，虽说同在一个地球上呼吸生存，却会永生不复相见……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可悲可惧的事哪！且不去说人，即使是狗、花、尘土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我那颗对孤独很敏感而且有着某些殉情味的脆弱心灵，不知是什么缘故，竟对世人无可奈何的命运感慨良深，心情非常悒郁。你就是这为数众多的世人中的一个，你让我产生这种情绪。

但是，我们人类是那样地浅薄，竟与猴子一样健忘。四五年的岁月，就把你的事从我心里完全抹掉了。你渐渐地越过了我意识的界限，隐入我潜在意识的深处去了。

在这不算短的时期里，我的情况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。我

在札幌住了整整八个年头，介绍得再简短些，我身上也有不少的事要说呀。我娶了妻子，做了三个孩子的父亲，抛弃了长期以来的信仰，与教会也断绝了关系。对于过去所干的事业，我渐渐地感到失望起来。新生活的萌芽，无视周围环境的压抑，在一点一点地成长。在我眼前的生活道路上，朦朦胧胧地笼罩着可怕而不吉的云翳。我终于不再彷徨在“是相信还是必须怀疑我自身力量”的迷途上，我开始过起并不满意的都会生活。于是，生活中一些非常可悲的事情接连不断地涌入我的眼帘，我也只好无奈地站在一旁静观而已。心中产生的这种危机，使我不得不豁出身子，走进一个一无所知的新的领域——文学工作者的生活圈子。这次我下定了决心，一定要独自走完这段人生道路。而且，既然踏上了这一领域，不论有没有建树，我都必须作好与人类的意志相抗衡的思想准备。我面向稿纸的时候，对自己的力量始终是抱着怀疑态度的。在人们睡着之后，在草木都睡着之后，我独自醒着，只有钢笔尖触及纸面的声音在这万籁俱寂的寂寞之夜沙沙作响。有时候，我耳朵听着这种声音，手中的笔像是附上了神灵似的拼命写个不停。有时候，我清楚地感到我的周围集聚着亡灵的魂魄，它们悲苦焦躁地想跃入纸面。在这种时刻醒过来一看的话，我的眼睛里就有感动的热泪涌出来。若不是沉溺于艺术的人，谁能尝到此时此刻的狂喜心情呢！但是，当我的内心疼痛欲裂，无处可以觅得纯真的情绪时，那种寂寞又是多么难以言传啊。这种时候，我不过是一块物质而已，我什么也没有留下。我怀疑自己是个文学工作者。一个文学工作者竟怀疑起自己的身份来，世上还有比这更空虚无望的事吗？很明显，这说明这个人已经没有生命了。在这个瞬间，我脑海里准定会浮现出你从前

的面影——一副对一切都抱着敌意的表情，因为你拿不定主意，不知道是相信自己好还是不相信自己好，于是，旺盛的意志和尖刻的批评互相较量，不知不觉中就对一切抱着敌意了。我丢下笔，离开椅子站了起来，一边在屋里徘徊，一边自言自语着。

“这个少年怎么样了？但愿他不要走错了路，但愿他不要自大，以至走上无可挽回的死路。如若没有替自己独辟一条新路的天赋，我只希望他能作为一个正直勤勉的凡人终此一生。这种悲苦，我一个人就尝够了。”

但是，去年十月里——说起来，正好是我与你在那丰平川畔的屋里邂逅十周年——的一个细雨濛濛的下午，我收到了一小包邮件。女佣把这个小包拿进来时，屋里顿时散发出一股腥味，简直让我以为那是一包鱼干。小包外面的油纸沾满了雨水和泥水，寄件人的姓名倒还依稀可辨，但我不能马上回忆起这姓名究竟是谁。我想，且把小包打开再说吧，便用刀子割起包上牢固的涂漆麻线。剥开一层油纸，里面又是一个用麻线扎紧的油纸包。再把这纸包打开，里面还有一个油纸包。包得这么仔细，简直叫人不耐烦了。我就像剥百合似的，把纸包一层一层剥去，终于看到几张报纸包着三本脏得满是手垢的自制写生册子，它卷得像硬棒一样。我打开写生册子，鼻子里始终闻到一股叫人难受的鱼腥味。

册子上都是用铅笔画的速写，而且全是山和树木。我一看就知道画的是北海道的景色，而且毫无疑问，这都是一些很深刻的大自然的肖像，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能看到、才能画得出来。

“到底寄来了！”刹那间，我紧咬着下唇，心灵深处浮现出你少年时期的面影。我不禁微笑了。老实说，如果是在小说或戏里，

那么我脸上这时也许不会出现微笑，而出现一种渐渐变浓的带着苦涩的嫉妒神情。

当晚，我收到了你的一封来信，信是用快要磨平了的铅笔尖在那种厚厚的铅画纸上乱涂而成的。

北海道已经是暮秋季节了。原野上天天刮着寒风。

平时那些可爱的树木和花草，不知不觉间都落掉了叶子，秋天使人想到各种各样的事情。

有时候，天空美极了，简直使我感到附近一带的群山都飘浮起来了。然而，大多数的日子，总是风和着雨，吧嗒吧嗒地下得路都不好走。

昨天寄上三本写生册子。自从那次请你看过我的画之后，我到家乡当了一个贫穷的渔民，天天在忙碌的杂事和繁重的劳动中疲于奔命，所以本想在去年年底前把画画出来，却无法如愿。

今年七月份开始，我用图画纸订了画册，拿着铅笔试图作画。但是繁重的劳动影响了我的手指，使我无法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感受力表现出来，真叫人为难。

我把这么拙劣的素描册子拿出来请你指教，实在赧颜。但我一片真情，从第一张画开始，全部都寄给你。

.....

在我们这个镇上，即使是颇有些知识素养的青年人，也很少有想想自身情况的。大多数的青年人，或是沉浸在夜郎自大中，或是碌碌无为地消磨时日。但这儿是我的家乡，我是热爱

它的。

各种各样的事物使我无法平静。在我的素描里，有没有一些可取之处呢？

我把如此拙劣的东西送你过目，总感到很不好意思。

我很想用颜料把山涂得浓浓的，使人看上去这山仿佛是由地面直耸高空。在我的素描作品中，我怎么也表现不出我的感受，真是没有办法。比起我的实际感受来，我画的山太缺乏立体感，树木也都叫人感到很单薄。我想，涂上颜色的话大概会好些吧，但是我没有时间也没有钱，就这样聊以自慰吧。

我的头脑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构思，但我似乎是没有画一画它们的本事。在你百忙当中，我还这么不客气地打扰你，实在对不起。什么时候方便的话，尚请赐示为幸。

十月末

你大概无法想象，这封不事修饰、信手直言的来信叫我多么激动啊！我是个文学工作者，所以我对别人文章里的真实和虚伪具有相当敏锐的直感能力。我读着你的来信，眼眶都湿润了。带鱼腥味的油纸，优秀的艺术品——素描画册以及你的文章，这三者之间没有一点儿裂隙，可谓相得益彰。你用了“感受力”这个词汇，它具有那么出色的涵义，一直在我胸中回荡。“我很想用颜料把山涂得浓浓的，使人看上去这山仿佛是由地面直耸高空”……山由地面直耸高空……这句话非常出色地表现出了直逼大自然的气氛。这种渗透进语言深处的力量，是那种不冷不热、粗浅地观望一下景的心灵所无从唤起的。